

香港地名“灣”的特殊讀法

劉擇明、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

提要

“灣”字在香港粵語讀陰平 [wan⁵⁵]，但在“土瓜灣”“長沙灣”“銅鑼灣”三個地名中會讀成陽平（低降調）[wan²¹]。本文考察舊地圖轉寫、變調規則、例外讀音等證據後，指出這特殊讀音很有可能來自語言接觸。香港境內和周邊的漢語方言中，圍頭話、水上話、客家話都沒有低變調機制；恰巧四邑話有低變調現象，而“灣”字的聲、韻也與香港粵語相若。雖然“灣”在現代的各種四邑方言調值和香港粵語稍微不同，但也有可能是低降調特殊讀法的來源。

關鍵詞

香港粵語，灣，特殊讀法，低變調，四邑話

1. 現象

香港粵語中，地名讀法沒有規律的變調或變音現象，讀法大致按照個別單字的字音，只有少數地名有小稱變調。“灣”字在香港粵語是陰平調 [wan⁵⁵]，一般地名如例（1）所示，也是按這個讀音；但在“土瓜灣”、“長沙灣”、“銅鑼灣”三個地名，可以例外讀作陽平調 [wan²¹]，與“環”同音（2）。其中“土瓜灣”“長沙灣”絕對不可讀成原字調，而“銅鑼灣”一名則原調、陽平調兩可。本文將會考察“灣”讀作“環”的現象，並提出“灣”字在香港地名的特殊讀法的可能歷史來源。

(1) “灣”讀作 [wan⁵⁵]

灣仔
九龍灣
荃灣
柴灣
筲箕灣
牛池灣

(2) “灣”讀作 [wan²¹]

土瓜灣
長沙灣
銅鑼灣

香港以外，澳門也有相同情況，以“灣”作結的地名，讀如陽平調的“環”（3）。本文集中討論香港的狀況。澳門的地名讀法和香港是否有相同來源，留待日後考察。

(3) 南灣 西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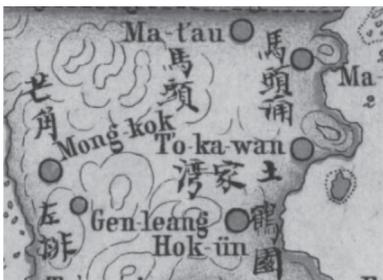
2. 歷史材料

2.1. 新安縣地圖（18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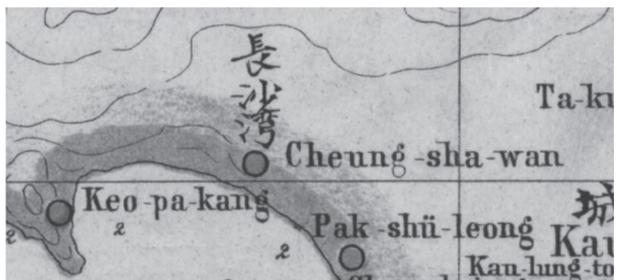
本文參考張洪年（2017）的做法，嘗試用傳教士 Volonteri 於 1866 出版的《新安縣地圖》（Volonteri 1866）找出地名來源。該圖反映香港和深圳地名在十九世紀中期的稱呼和讀音。這類地圖不標記聲調，所以無法直接解答“灣”的問題，但英語拼法以當地人的讀法為準，或者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張洪年（2017）就運用該圖考證過其中部份地名依照客家話的讀法拼寫。

關於本文討論的三個地名，“銅鑼灣”一帶在地圖只有“下還”和“燈籠州”，而“土瓜灣”和“長沙灣”分別記為“土家灣 T'o-ka-wan”和“長沙灣 Cheung-sha-wan”。

圖一



圖二



值得留意一點，圖中一些現在寫作“環”的地名，在地圖上都寫作“還”，如“上還 Sheung Wan”、“中還 Chung Wan”、下還“Ha Wan”，而現在稱作“西環”一帶，只有英語“West P”，而香港島左下角部份，現在稱作“大口環”的地方，只有英語“Tai Ho B.”。相信“B.”是海灣“Bay”的縮寫，也就是說這個“環”應該也是“灣”的意思。

圖三



“環”在廣東地區不是常見地名，意思也沒有海灣的意思，而地圖都用“還”字書寫，可能是因為當時只是記音，寫法尚未固定。土瓜灣旁有一座“大環山”、澳門有“黑沙環”。這些“環”都在海邊，相信和“海灣”意思有關，可能和讀作陽平的“灣”有同一來源，可以一併討論。

2.2. 《中英北京條約》附圖

《中英北京條約》附圖中，也出現過“長沙灣”、“土家灣”兩個地名。附圖中九龍半島只有“長沙灣”、“深水步”、“九龍塘”、“尖沙咀”、“仇排”、“土家灣”、“馬頭涌”等幾個地名，應該是較多人聚居或較重要的地方。

圖四



2.3. 舊報紙

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所載的香港舊報紙，可以找到“銅鑼灣”在早期曾經寫作“銅鑼環”的用例，而“土瓜灣”也有寫成“環”的例子。

“日昨一點鐘第十號電車由堅尼德城返銅鑼環方由東街轉出德輔道中適其處有一屋興工建造有一磚墜下……”《香港華字日報》（1905-03-25）

“土瓜環附近的士司機被截劫”《香港工商日報》（1950-09-01）

圖五



其他沒有特殊讀法的“灣”字，如“柴灣”“牛池灣”等，還沒有寫成“環”的用例。無論特殊讀法的“灣”來源是甚麼，至少在1905年，已經有“環”這個寫法和[wan²¹]的讀法。

另外查嘉慶二十四年《新安縣志》（舒懋官、王崇熙 1992 [1819]: 34）已有“土瓜灣”和“長沙灣”的記錄。“土瓜灣”列在“官富司管屬村莊”之下，而“長沙灣”列在“官富司管屬客籍村莊（附）”之下。上面帶“環”的地名，完全不見於《新安縣志》，可能是開埠之後才有的聚落。

3. 來源

從材料可見，“灣”讀作 [wan²¹] 是個別現象。本節所探討的問題是這個特殊讀法的來源，通過比較“變調說”、“順口說”、“語言接觸”這三種說法，嘗試找出可能的答案。

3.1. 香港粵語的變調機制

其中一個可能的來源，是小稱變調機制。香港粵語沒有兒化韻，也沒有泛用的小稱後綴。名詞可以透過變調以標記小稱。香港粵語最主要的變調形式，是把最後一字（第一調 [陰平及上陰入] 除外）變成第二調（35），見例（4）。也有少數詞語有第一調的變調，見例（5）。

(4) 高變調（張洪年 2007 [1972]: 10）

- a. 日頭 [t^hɛw²¹] → [t^hɛw³⁵]
- b. 老母 [mow¹³] → [mow³⁵]
- c. 海味 [mej²²] → [mej³⁵]
- d. 相片 [p^hin³³] → [p^hin³⁵]
- e. 燒鴨 [ap³³] → [ap³⁵]
- f. 木盒 [hɛp²²] → [hɛp³⁵]

- (5) 手指尾 [mej¹³] → [mej⁵⁵]
乞兒 [ji²¹] → [ji⁵⁵]

另外也有一種疊字專用的“先低後高”式的變調。

- (6) 爸爸 [pa²¹ pa⁵⁵]
媽媽 [ma²¹ ma⁵⁵]
BB [pi²¹ pi⁵⁵]
公公 [koŋ²¹ koŋ⁵⁵]

上面三種變調形式，只有第二調的變調是完全能產的，其他兩組的能產性受到很大限制。末字的小稱變調可以在地名出現，如（7）。然而，“灣”屬陰平字，原字調是 [wan⁵⁵]，不能參與這種小稱變調，而變調的結果也和調值 [wan²¹] 相距甚遠。

- (7) 油麻地 [tej²²] → [tej³⁵]
堅道 [tow²²] → [tow³⁵]
凹頭 [t^hɛw²¹] → [t^hɛw³⁵]

至於先低後高的格式，只見用於親屬或人物的稱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變成低降調的前字，有時可以作為通名，成為一種單用的低變調，也可以組詞，也可以與專名結合。如下例：

- (8) 梅姐 [tse²¹] (藝人梅艷芳的暱稱)
組爸 [pa²¹]

假設“灣”字經歷像(8)一樣的過程，得出的名稱確實和“灣”讀成“環”的地名類似。然而，這個假設有兩個疑點。首先“姐、爸”等可以單用的低變調，都先有疊字的形式“姐姐、爸爸”，但“灣”並沒有“*灣灣”的形式。同樣是陰平聲的地名用字，如“~山”“~街”等，卻沒有特殊讀法。加上考慮到“單用低變調”極少出現，我們應當尋找其他解釋。

3.2. “順口”說

潘國森(2007)在報紙專欄中提出“順口說”，認為“灣”的特殊讀音是源於聲調的組合，原文節錄如下：

灣是陰平聲，環是陽平聲，三字詞的音樂感與兩字詞不同，兩字的如馬(陽上)灣、柴(陽平)灣、深(陰平)灣都沒有變讀。長沙“環”(陽平、陰平、陽平)土瓜“環”(陰上、陰平、陽平)，變讀後更順口，按原來的聲調聽起來是怪怪的。笕箕灣(陰平、陰平、陰平)和淺水灣(陰上、陰上、陰平)不用變。銅鑼“灣”(陽平、陽平、陰平)也有人讀，比長沙“灣”更可接受，不過遠不及銅鑼“環”(陽平、陽平、陽平)多。

如果是地名的聲調組合導致“灣”讀成另一個聲調，那麼，這個聲調的變化應該和粵語其他專名的特殊讀音依循同樣的規律。事實上，香港粵語的專名不按字音本調、改讀為特殊聲調的例子並不多，只有以下數例。

- (9) 地名特殊讀音：

薄扶林 字調 22-21-21 → 實際讀法 33-22-21 (石見田 2014: 21)
新加坡 字調 55-55-55 → 實際讀法 55-33-55 (粵文維基百科 2019)

- (10) 人名特殊讀音：

曾蔭權 字調 55-33-21 → 實際讀法 55-22-21
董建華 字調 35-33-21 → 實際讀法 35-22-21

其中“新加坡”可能是受舊譯名“星架坡”影響。“薄扶林”前兩字聲調向上稍為升高，三音節人名，中字陰去(33)讀成陽去(22)，三例的字調和實際讀法，語音相對相似，而且受影響的音節都不出現在末字。

從上述的兩組例子所見，都跟“灣”沒有關係。如果以“灣”作為最後一個音節的地名真的因為前字聲調組合的問題而改讀成陽平，那麼具有相同聲調環境的地名應該允許同樣變化才對。然而，跟“土瓜灣”三字有同樣字調的“小西灣”，不可以讀成“*小西環”；跟“銅鑼灣”有同樣字調的“牛池灣”，也不可以讀成“*牛池環”。

- | | |
|----------|-------------------|
| (11) 土瓜灣 | 35-55-21 |
| 小西灣 | 35-55-55 |
| (12) 銅鑼灣 | 21-21-21/21-21-55 |
| 牛池灣 | 21-21-55 |

“灣”的特殊讀法只發生在個別地名，並非普遍現象。從以上例子可見，聲調組合等音系條件不足以說明“灣”的特殊讀法。

3.3. 語言接觸

如果“灣”的特殊讀法並非變調，也不是音系條件觸發的變讀，那麼，剩下的可能性，就是個別讀作陽平調讀法是通過語言接觸獲得的而來。

香港開埠初期並非單一語言環境，而是粵客閩雜居的地方。例如早期的赤柱村調查報告就指出，赤柱這條香港島人口最多的村落，本地、客家、福佬雜居（Hayes 1984）。粵語當中至少又有圍頭話、水上話（蜆家話）、廣州話等幾種。“灣”的特殊讀法有可能是經接語言觸進入。假如是語言接觸，餘下來的問題就要考慮到底是經哪種語言傳入。

我們採用《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詹伯慧、張日昇 1987）作基本參考，也參考《香港本土語言發音字典》（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 2016）中的圍頭話、香港客家話發音。方言調查多記錄字音或常用詞，鮮有記錄地名發音，所以地名的發音我們也盡量訪查對象語言的母語使用者。至於閩語系統，由於跟粵語相去太遠，所以不作考慮。本節只比較圍頭話（粵語莞寶片）、水上話（粵語廣府片）、客家話（粵台片）的讀音。

3.3.1. 圍頭話

圍頭話中“灣”沒有特殊讀法。圍頭話的韻腳的前後鼻音混同，“灣”字的韻尾讀成 [ŋ]，韻腹作 [æ]，聲調是低升或低升降，韻腹、韻尾、聲調都和香港粵語有顯著差異。

- (13) uæŋ²³²（香港錦田，《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
wæŋ¹³（香港，具體方言點不明，《香港本土語言發音字典》）

3.3.2. 水上話（蠶家話）

《香港地名探索》（饒玖才 1998: 174）提出：“‘環 wan’為‘灣’字蛋語用法，義同，如上環”。水上話“灣”讀作“環”沒有確切證據。我們找到的男性發音人讀“銅鑼灣、土瓜灣”時把“灣”讀 21 調，但“筲箕灣、石排灣”的“灣”卻沒有變成 21。顯然，前兩個地名的讀法似是受陸上粵語的影響。

3.3.3. 客家話

“灣”在客家話中是陰平調，各方言點的調值有異，一般調值是 33。我們找到的香港發音人（老年男性、青年女性、青年男性）的“灣”字一般都讀陰平（33 或 13），但“土瓜灣”的“灣”兩個青年發音人讀做陽平（11）。兩人都指出陽平這種讀法似乎是受香港粵語影響。從人口分佈去看，港島北部本來沒有村落，土瓜灣也不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區（《新安縣志》列於“官富司管屬村莊”，並沒有列入“客籍村莊”），難以說明為甚麼會用了客家人的發音。這個觀點和張洪年（2017）關於“土瓜灣”地名來源的結論不同。我們接下來會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3.3.4. 四邑話

四邑地區和香港距離較遠，理論上不會有太多接觸。不過，從開埠的歷史和華工移民史來看，四邑地區的人口流動性很強，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曾大批移民北美。移民北美的人口中，又有很多是以香港作為跳板。

除了移民史的考慮外，四邑片是粵語中少數有低變調的分支。這種低變調與香港粵語的小稱變調功能近似，一般適用於名詞，例子如下。

(14) 四邑話低變調範例（甘于恩 2010）

- | | |
|------------|-----------------------------------|
| (a) 架 (動詞) | ka ³³ |
| 書架 | si ³³ ka ¹¹ |
| (b) 帶 (動詞) | ai ³³ |
| 帶 (名詞) | ai ¹¹ |

這種低變調也可以用於地名，例如“街”字在大部份四邑方言都讀成低降變調 21（邵慧君、甘于恩 1999）。至於其他字是否使用低變調，地域差異很大。同樣是陰平的“邊”、“基”等字，作地名時有些地方用低變調，有些地方用低升變調。本文探討的“灣”，只有一位開平發音人回報說讀作 21 調，但其他發音人不一致，有些地方用低平調（22），有一人就指出可以讀作低升調（13）或高升調（25）。恩平、新會城的發音人也指出所有灣字都讀本調（恩平：33，會城：23）。

如果這些地名中的“灣”字真的讀作低降（21）或低平（22、11），那麼讀音上就用於地名讀低變調，就和“土瓜灣、長沙灣、銅鑼灣”的“灣”字的情況一致。22

調聽起來也像 [wan²²]，有如廣州話的“患”。但“患”字不可能用於地名，因此說廣州話的人把四邑話的低平（不論是 22 或 11）誤以為是近似的低降調（21），也是其中一個可能。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灣”字在詞語末尾因為弱化而讀成較本調稍低的 22 調，而這碰巧是大部份四邑話的陽平調值。這些人在說廣州話的場合直接把它按規則轉換成陽平（21）。這種混同只能在陰平陽平調值相近的四邑話發生，廣州話的陰平與陽平調值相距極遠，因此沒有發生這種混同的環境。

(15) 地名\方言點	開平 ^{赤坎}	開平 ^{新昌}	開平 ^{赤水}	開平 ^{長沙}	開平 ^{近台山}
鶴灣	wan ²¹	wan ²²	wan ²²	wan ²²	wan ^{13/25}
勒沖	ts ^h oŋ ²¹				
李邊	pen ²¹	pən ²¹	pin ²¹	v ^l en ²¹	pən ²¹
河基	ki ²¹	kej ²⁵	ki ²⁵	kej ²⁵	kej ²¹

張洪年（2017）提出《新安縣全圖》把“土瓜灣”的漢字記作“土家灣”，英文記作“T’o Ka Wan”，反映該地人口把“瓜”讀作沒有圓唇的“ka”。珠三角各種方言中，“瓜”失去圓唇的，除了客家話，就是屬於四邑片的開平、恩平。該文因為距離和人口分佈理由，排除了四邑，提出“土瓜灣”中“瓜”的拼法較有可能是反映客家話的讀法。但如果連同“灣”的變調現象去看，四邑話的可能性，不容忽視。

當然還有一點需要解釋，那就是如果“灣”的聲調按某種四邑話的習慣讀成 21，為甚麼“沙、瓜”沒有使用大部份四邑話中陰平聲常見的中平 33 字調，讀成 [sa³³]、[ka³³] 呢？我們假設當時粵語母語者沒有注意到這個低變調的 [wan²¹] 是某種方言“灣”字的讀音，並沒有時之為有規律的變調，因而沒有推演到別的地名或別的字調。結果只有這幾個地名的“灣”讀作“環”，並沒有影響到“沙、瓜”等字。

比較四個可能來源，圍頭話的“灣”字的字音和香港粵語相差極遠，水上話和客家話雖然都可以把“土瓜灣”的“灣”讀作低調，但都沒有穩定的低變調現象。“土瓜灣”的“瓜”被記成沒有圓唇的“家”“Ka”，只符合恩平話、開平話等四邑話和客家話。從語音比較來看，四邑話好像可以說明最多的讀音現象。

(16) 各個語言接觸假設的比較

	“灣”讀 [wan]	土瓜灣讀 21/11	地名轉讀 21/11	“瓜”讀 [ka]
圍頭話	否 (wæŋ)	??否	不可以	否
水上話	是	是	不可以	否
客家話	是 (van)	是	不可以	是
☞ 四邑話	是	是	可以	是

(恩平、開平)

4. 結論

香港個別地名“灣”的特殊讀法，反映香港地名的一些歷史來源。通過語音比較，本文對香港個別地名如“土瓜灣、長沙灣、銅鑼灣”的“灣”的特殊聲調，提出一個較創新的觀點。本文認為這些地名的“灣”字，來源可能是四邑話（開平、恩平）地名的低變調。四邑話來源可以說明《新安縣地圖》中“土瓜灣”的“瓜”記成“家”，“長沙灣”的“長”英譯沒有記成客家話的“Chong”，“灣”字讀低變調而保留[a]元音等情況。本文的分析，也應該適用於“上環、中環、西環”等地名的“環”字。

從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中英北京條約》附圖標記地名不多，推斷當年“長沙灣、土家灣”是重要的地名，可能是較發達的港口，人口來源較廣。長沙灣旁邊的深水埗，早在1866年已經有地圖以閩語音譯標記（張洪年 2017: 93），可見該地區應該是人口結構較複雜的地方。經香港前往北美的華工，也是以四邑話人口為主。如果長沙灣是主要渡口之一，那麼地名讀法受四邑話影響也不足為奇。

香港島北部維多利亞城的主要地名“上環、中環、西環、下環”，和後來的“銅鑼灣”都有陽平調的[wan²¹]。這些地方和四邑地區的關聯更大。Carroll (2007: 19) 指出香港島人口在1841年1月開埠時只有五千到七千人。開埠一年後，即1842年，增加至一萬五千到二萬人。香港島北岸原來的無人之地，短時間內發展成香港的行政中心。在短短一年間大幅增加的這批移民，究竟從何而來？恰巧負責建設維多利亞城的，就是原籍四邑開平的譚亞財；而後來大批經香港轉往北美的移民，也多是從開平出發的（Carroll 2007: 60）。雖然現在四邑話一般以台山台城話為代表，但香港開埠初期時，沒有來自台山的代表人物，開平人的比例較高，內部以開平話對話也不足為奇。這些移民的口語讀音，可能就是香港島北部海灣[wan²¹]地名的來源。事實上，“環”字地名字的寫法是到了後期才固定下來，早期曾經寫作“灣”（H. B. 1873）、也寫作“還”。H. B. (1873) 指出是先有“中灣”“上灣”的寫法，後來才改用“環”字。由此推斷，“環”這讀音是口語傳入，而且可能受到四邑移民的影響所致。某些地名，講廣州話的人聽到實際發音後改用“環”或“還”去記錄這個“灣”的特殊讀法，但某幾個地名一直保留“灣”的寫法。後來發展銅鑼灣一帶的商人利希慎，也是四邑人，銅鑼灣甚至有恩平道、新會道，開平道、新寧道等以四邑地名命名的街道，可見四邑人跟香港島北部的淵源，也說明了四邑人對香港的影響。

從這些地名看來，香港開埠初期至廣州話完全成為香港市區的通用語前，四邑話可能在早期香港社會有一定地位。這裏帶出不少歷史語言學的問題，例如早期的香港語言環境如何、四邑話與廣州話進入香港的時期和使用分佈、幾種分屬不同片的粵語族群以甚麼方式接觸等，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但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都要留待日後在歷史、文獻方面作更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 Carroll, John M. 2007.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Gan, Yu'en (甘于恩). 2010. *Guangdong Siyi Fangyan Yufa Yanjiu* 廣東四邑方言語法研究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H. B. 1873. The districts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n-tai-lo.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5). <http://hkjo.lib.hku.hk/archive/files/45f522cd62bae8dc4f6971804bb192a9.pdf> (accessed 25 June 2019).
- Hayes, James. 1984.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105–142.
- Pan, Guosen (潘國森). 2007. Wan zhuandu huan 灣轉讀環 *Dushi Ribao* “*Zhongguo Mingtang*” 都市日報〈中國名堂〉 http://www.cantoneseulture.com/page_Poon01/poonMetroHK20070116.aspx (accessed 9 Dec 2017).
- Rao, Jiucui (饒玖才). 1998. *Xianggang Diming Tansuo* 香港地名探索 Xianggang: Tiandi Tushu Youxian Gongsi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Shao, Huijun (邵慧君) & Yu'en Gan (甘于恩). 1999. Guangdong Siyi fangyan de yuyin tedian 廣東四邑方言的語音特點 *Fangyan* 方言 2. 128–135.
- Shi, Jiantian (石見田). 2014. *Jie Jiu Zhengdu: Xianggang Yuedu Wenti Tansuo* 解·救·正讀：香港粵讀問題探索 Xianggang: Xinyi Tang 香港：心一堂。
- Shu, Maoguan (舒懋官) & Chongxi Wang (王崇熙). 1992 [1819]. *Xin'an Xianzhi* 新安縣志 Xianggang: Buxiang 香港：不詳。
- Volonteri, Simeone. 1866. *Map of the San-On 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 Leipzig: Engr. by F.A. Brockhaus.
- Xianggang Bentu Yuyan Baoyu Xiehui (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 2016. *Xianggang bentu yuyan fayin zidian* 香港本土語言發音字典 <http://www.hkilang.org/v2/> 發音字典 / (accessed 9 Dec 2017).
- Yuewen Weiji Baike (粵文維基百科). 2019. Xingjiapo 星加坡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星加坡> (accessed 25 Jun 2019).
- Zhan, Bohui (詹伯慧) & Risheng Zhang (張日昇). 1987. *Zhujiang Sanjiaozhou Fangyan Ziyin Duizhao*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 Xianggang: Xinshiji Chubanshe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engding ban*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17. *Yiqie Cong Yuyan Kaishi* 一切從語言開始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Special Pronunciation for the Character “*Waan1*” in Hong Kong Place Names

Chaak-Ming Lau and Sze-Wing T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character *waan1* is read with the tonal category *yin-ping* [wan⁵⁵] in Hong Kong Cantonese, but is exceptionally read as *yang-ping* (low-falling) [wan²¹] in three local place names: “*tou2 gwaal waan4*”, “*coeng4 saal waan4*”, “*tung4 lo4 waan4*”. Evidence from romanisation in old maps, sound-change rules, and other exceptions reveals that the low-falling “changed-tone” is likely to be the result of language contact. Among Sinitic dialects spoken in Hong Kong and nearby regions, *Punti* (aka. *Weitou*), *Tanka* and *Hakka* do not have mechanisms to change a syllable into a low-register tone. Coincidentally, Sze-yap has lexical tone sound change rules that cause certain words to be pronounced with a low-register tone; also the pronunciation of “*waan1*” is segmentally close to Hong Kong Cantonese. Despite minor differences with Hong Kong Cantonese in terms of tone realisation, Sze-yap dialects are a plausible source of this exceptional low-falling changed-tone.

Keywords

Hong Kong Cantonese, *waan1*, special pronunciation, low-register changed tone, Sze-yap dialects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電郵地址：chaakming@gmail.com（劉擇明）

swtang@cuhk.edu.hk（鄧思穎）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

接受日期：2019年10月8日